太保費文憲公摘稿

祭文類

祭祖母周氏文

維弘治二年歲在己酉春二月己丑朔越十日戊戌孝孫費宏謹南向稽顙緘辭歸致祭于故祖母太宜人周氏之靈曰嗚呼天欲福人之子孫必生起家之祖而又有溫良貞靜者以爲之配然後能輔成予基業而顯耀其族類否則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烏能流而不竭茂而不瘁惟我祖之爲人志貫金石胸呑湖海樂善如貪惡惡如浼盡孝弟而有誠悅詩書而

無怠而祖母之來歸實頡頏而無媿言不出於外閫職惟脩乎中饋敦行勤儉厥斥華靡持柔順以爲正感悍妒而知悔禮賓有截髮之風勸學有和丸之美我祖早世長孤幼睟慨世道之澆漓外侮興於室內賴祖母之勤渠而門戶之不墜施及孫子漸膺祿位啓封備服諸福用萃人皆榮羨以爲難及而子孫報德之心蓋歉焉而未遂宏自領鄉書來游太學于今六載欲覲省而無由徒捫心而痛喟訊起居之無恙聊強顏而自慰頃者伯父之來語我以慈履之康彊愈渙然而無慮迨收父之訃伏聞伯父始有憂焉門

此情之所鍾將不留西山之餘影詎意夫子喪未返母疾弗起旬日之間奄然棄背嗟呼何彼蒼之降凶一至于是耶宏縻於茲病不能親夫湯藥斂不能視夫含襚窆不能臨虞不能酹負恩無報無所逃罪寓此哀辭言言涕淚訪濆土之未乾而神靈之不昧尚其歆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叔父雪峯先生文

某年月日姪宏謹南向稽顙緘辭寓歸昭告于 故叔父雪峯先生之靈而言曰嗚呼宏侍叔父也久而叔父有功於宏也大宏之報叔父也未盡而輒負於

叔父也實多宏童年侍教左右朝夕無間癸卯之秋叔父鄉試得雋而宏亦追逐後塵其冬北上春試宏從行明年入太學宏從居未嘗一日離也其後叔父循例歸省止宏游補菴公之門不見父者惟是時爲然既二年叔父自南來宏郊迎十里喜見眉面於是復合矣明年丁未宏賴教益忝登進士第而叔父乃見枉有司復留國學宏念再進必遂所圖則骨肉之間當父相與處嗚呼孰謂叔父以疾而歸竟離我而寢乎念祖宗積德百年而始發且叔父盛德初無所負必食報于天亲何諸福至於叔之既感也猶恃廿

而[illegible]恐嗚呼孰謂叔父之年僅止於此乎祖宗之澤或蒙之而或否乎盛德如叔父者乃弗克食其報乎豈所謂天者茫茫而不可必所謂數者斷斷而不可移乎抑吾家邇來慶吉既多而慶吊相仍理有固然者乎叔父之疾每上念老母下念孤兒恨不能乘風而歸初秋稍平其念愈甚決意南往宏止之不可心旌搖搖則亦恃先世之德澤冀天道之福善庶幾歸路之無虞也秀夫之來乃得吾父舟中之報嗚呼何人生之不幸一至於此乎雖然當絕之際吾父適至執手永訣魂有所依此猶幸也老母雖感傷致疾相

繼即世然高朗令終且遠不相聞亦未爲不幸也至於恩昌二子幸皆岐嶷可教且有諸父撫之天道久而後定自當獲報必無足慮然則叔父之目可以瞑於地下矣嗚呼其有知乎其無知乎其果能達生知命而自慰否乎宏性本頑懟幼不更事負叔父多矣叔父下第之後欝欝無聊宏不能開陳譬解其失一也卧病之時適塵事碌碌不能擇醫慎藥其失二也病久思歸不能反覆勸止卒使客死於途凡附于身者未能無悔其失三也死踰月而訃始聞弗能馮棺而哭弗能臨穴弗能奠其失四也此心何時而

負此恨何時而釋乎閱數歲嘗請告歸省遂拜展墳
塋教訓遺孤必使崇子各守一經以償叔父之志則
穸之恨庶可釋其萬一若夫既往之悔則已無及矣
夫復何言嗚呼哀哉尚饗

祭鏡川先生文

維弘治三年歲在庚戌二月初吉門下生鉛山費宏
謹爲文致祭于故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文懿楊
公先生之靈曰嗚呼公之學宜貫穿海涵地負今
能不服其碑公之文合正出奇日光玉潔今能不服
其精[illegible]高風山峙[illegible]清[illegible]勁節[illegible]凜凜[illegible]

[illegible]崇孝倫薄偽後生奉儀刑嘉其涵養氣
[illegible]精明乎倫理而根據乎六經故自史職轉擢富
[illegible]旬宮僚佐銓衡凡編纂經公之手者皆本諸作
[illegible]疏出公之口者皆本建明而拘儒曲士膚見薄識
焉足以測其涯涘而瞰其門庭然人恨用公之遲而
天何奪公之速忽使星折台而木雨冰此豈公之不
幸而哲人之生死係乎世道之降升宏生也晚猶
幸托交於子獲出門下被容接而蒙賞識以慰區區
傾慕之誠豈陋質謏材可以受教而公拳拳汲引者
其德孔厚而雖欲忘則已矣其誰能作公於九京懷

辭一奠有淚洒隔冥悽惻吾去私賓為斯文悼恨而莫勝嗚呼哀哉

祭妻兄濮和仲文

嗚呼哀哉何慶門之不幸見大禍之相連痛親喪旨未舉復予壽兮不延奠兆推乎常理徒仰籲乎昊天慨予齒之髫穉已慕君之才賢迨姻好之日篤又科第之爭先忝官同而事協每席接而珂聯歲已未之仲夏始別君而南旋聞在疚之兢兢致慰問之拳拳尋報予以在告惟攻療之遲痊當客歲之中秋亂實逃竄遭難遁養於官邸爾家適乎鄉區何[illegible]

[illegible]館舍之已捐吾抱病而聞變積五内之憂煎欲赴慰而未能恨阻隔於途川屢見君於夢寐慮數奇之難全相君心與其貌必仁者之長年頃赴召而北上將問君之沉綿得凶報於姑蘇步欲進而難前緣道左而行亟心搖搖如旌懸知大事之未襄知君心之拳拳乃取道而滯此爲營建其新阡維金山之龍脉自高隴而平原勢隱然之甚吉君祔窆其東偏幸遺孤之憑藉與書香之可傳果不食於既剥木期蘖於將顛天以久而復定君瞑目乎重泉寄深悲於斯文尚降格乎靈筵嗚呼哀哉

祭太學生秉鈞白君文

惟靈席台斗之休光爲華胄之令族早係籍於賢關期趾美於先躅發鄴架之牙籤繼韓檠之膏燭漱若潤於遺編蒐異同於汗竹累戰藝於廣場竟負究於獻玉既需次於銓曹將榮被乎章服鷄且搏而鍛羽驥方驟而馬足久病末於房帷猶怡情於簡牘奇副墨之稍奇必染翰而親録蓋壯志之未衰與家聲之不辱矧昆季之皆賢而閨門之雍睦對子瞻於連床侍公綽於歸沐釃美酒而盈缸賡新詩而溯軸幸漸脱於沉綿以同膺於晩福詎入竪而負舟乃聞皐於

升屋匪鵩嘯之爲祥殆是脛之難續其等文元方而心契聞懿行而耳熟感手足之多情傷才賢之不淑敬致奠而陳詞亦何勝其慘顧嗚呼哀哉尚饗

祭侍讀學士南峯徐君文

嗟嗟徐君胡遽至此奇偉之才遠大之志上溯六經下沿百氏直貫旁穿窮探深詣故典時宜人情物理峽倒河懸有源有委發爲文詞閎衍鉅麗倚馬萬言金聲擲地所自期待在於經濟中有定見正而弗泥目無全牛體兼衆器館閣翱翔不媿良史文衡再典屢收名士經筵晉講敷說有體出使夷邦務存典禮

潔脩之節恥隨俗靡奮勵之心逝爾未止君子我知小人我忌欲以鹽車困我騏驥皇路清夷奸誽失勢範我馳驅可以千里一疾沉綿乃竟不起天之生才豈其無意成之孔艱奪之何易平生抱負有不一試識與不識靈然動喟惟宏與公生同戊子公齒爲兄視我如弟骨肉之愛金蘭之契乃遽哭公令人短氣形容在目笑談在耳旬月不見若公未死公喪在車盍增我淚文以敘哀莫罄公美嗚呼哀哉尚饗

祭保相澄江尹公文 癸丑年作

嗚呼維我謇翁一代英豪偉乎其器犖犖昂霄蔚乎

其文起鳳騰蛟登擢儒林之秀遂振詞苑之鑣執經
鼇禁載筆螭坳冀有裨於啓沃罔不謬於貶褒及秉
掄材之鑒累收多士之髦施於有政歷佐諸曹寧昂
昂而驥展恥泛泛之鳧漂練達世務雅志本朝晚承
簡命乃冠百僚宣皇仁而澤霈春雨斷國論而辯湧
秋潮逮事 孝廟以舜紹堯涉險之舟方期于共濟
和羹之咢每苦其難調忽謝簪組徃即林皐時事或
遺幸歐公之有録古方多效勞陸相之親扐身與名
而俱泰德並年以彌高宜益深於壽域胡遽觧于人
岌其之始進實荷甄陶追憶明訓継以長號恨百身

之莫贖從六合之旁招遥望几筵寓奠桂椒翕其不吐焚爽於昭嗚呼哀哉尚饗

祭吳寧菴文

嗚呼公至鵝湖于今七載懷玉之別期公再會宏今復來公乃相背壽甫於六胡不少待姻婭之契交游之愛追念疇昔曷勝感慨嗟哉叔季風俗頹敗面交不心炎涼異態宏昔忤時亟請休退親交皆懼株累得罪患難我卹獨公不改予莊之留情誼藹藹華屋猶存故人安在望帷一哭致茲薄酹尚其鑒之公靈不昧嗚呼哀哉

過呂梁祭告伯考復菴公文

嗚呼昔我伯考於此分司宏以羈丱橐書相隨督我勤學戒我遊嬉國監之入公夢甚奇已而忝竊果如所期素荷鍾愛喜溢雙眉卿有胥人為宗室妃華而不實結士求知輒欲招宏飲酒聯詩公輒呵止曰此禍機謹當豫避宏不敢違惟孝惟忠公實啓之公歿一紀宏忝黃扉逆藩蓄異果有私覬宏憶公教惟義是思護衛之沮君弗忍欺雖遭讒害幸脫危疑嗟公先見允如蓍龜逆藩既敗公論謬推

聖主嗣極任舊不遺救使遠召乘傳北馳非公啓佑

哥克臻茲公之積慶鍾於孫枝頃復及躬集於夙迫
公在九原能不鮮顧恨公不見我心傷悲道出祠下
俯伏陳詞我牖我相尚有遠祈公靈不昧來鑒一卮
尚饗

祭吳寧菴文

嗚呼天之生才夫豈無意胡用之也難而奪之也易
惟公之才識英明足以仰贊廟謨文章炳蔚足以入
掌帝制方未用也皆惜公見用之遲及其既用也又
何爲溘然而逝耶然而以正學日侍經筵以直筆與
脩國史碑版照映乎四方藻鑒甄拔乎多士出佐春

官薦掌邦禮與執政樞屢陪廷議亦少展其才而漸行其志矣況正言高論曾見忤於權奸靜處徐行常樂居於散地歐公集思潁之詩杜老悲拂衣之未志恒慕乎古人行不同於汙世固非若旅進旅退而虛生虛死者也策善類之消長實世道之攸繫忽正人之云亡宜斯文之動喟宏少與公同登甲第公不鄙外遂爲姻契雖離合之靡常盖相親之罔替歲在甲戌宏歸故里親交懼讒莫不引避公獨勸我爲避暑之行假我以予莊之第傷叔季之澆漓感薄雲之高誼明年冬仲公奉使旨道出吾廬於焉留憩約扁舟

[illegible]大優優游晩歲辱契分之素深諒斯言之非
[illegible]公東歸未忍解袂握手敘別玉溪之涘追憶歲
月迨今五祺書問勤渠不知幾紙竊憶數年之後公
果得請當訪公於荊溪之上以卒酬乎夙願而頡忘
乎俗累也詎知凶問之遽傳而良會之難繼欲往哭
而未能徒欷歔而反袂瓣香之奠哀悰莫既嗚呼哀
哉尚饗

脩金相祖墓祭文

竊念宏等諸孫從仕於外者弗能隨時偷合以取惡
[illegible]稚妍隱處於家者弗能過慎撝謙以見息於鄉曲

詭譎亟構兇焰遂張以致害及先塋有人子所不忍
言者宏等諸孫不孝之罪無所逃矣自丁丑孟秋以
逆于今宏等雖偷存視息實切愧恨況惡黨未絕戒
心猶在展掃之禮因循莫舉每一念及不如無生今
者逆賊謀反旣已伏誅人心漸定蹤跡少安詢之術
者以為歲月甚吉可以修葺乃敢含哀茹痛匍匐墓
域勉盡此心以上慰祖考妣在天之靈仰惟我祖稟
性英烈襟懷明達乘生啓佑後嗣必以忠孝廉介為
先而利害禍福有所不計宏等仰藉餘慶致位于朝
[illegible][illegible]迎兕之賂而退非護衛之求正恐淤於汙衊

陷於逆亂以玷我祖平生之志者也前者謝翥予僕之目怍於權奸也盜亦嘗發其父塚然則使宏等果能慕子儀之忠則前日之禍我祖固知其終不可避九原可作安知我祖不恕其愚而未減其罪耶脩禁之始特此虔告嗚呼痛哉尚饗

天柱山先墓焚黃告文

嗚呼宏自終喪之後筮仕于 朝始由宮諭遂晉奉常繼佐禮曹荐正卿位三被顯命皆出異恩贈階歷二品之崇錦軸爛五雲之織毋荷榮寵無任感傷惟吾考篤于教子斯足以成其名惟吾考勤于脩德斯

覓以衍其慶然而祿不逮養痛何能堪及夫得請南
歸燎儀將舉而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及幽冥震驚之際有
不忍言稽慢之愆其何能逭[illegible][illegible]丁之載整適逆兇
之既誅究恨少平英靈必喜愛奉
帝制告于墓庭尚其慈蔭啓佑子孫延世澤於無窮
聯榮貤於極品宏等瞻望恩靈不勝感慕之至

新開山先妣墓焚黃告文

嗚呼宏不肖仰荷遺休忝列法從侵奉慈訓幸免官
尤自 今上龍兆之初實屢受驚困之詰粤先源而
後委潔自渠而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澤[illegible]以服章之益備

性温恭淑慎之德素孚於族黨而顯揚褒重之語無愧于絲綸然而昂鍾不逮徒深風樹之悲衣線猶存莫效春暉之報况中遭横逆改卜玄封閟歷歲時久稽黄燎不孝之罪其何能逃茲以逆魁既誅冤恨少釋乃擇仲春之吉祔偹先考之塋遂捧

璽書告于天柱慨茲壟之既遠悵展禮之難同載涓良辰式舉祀事備膳三命逆諸九原想靈爽之如存服訓辭而歆喜尚祈慈蔭啓佑子孫延德澤於無窮躋榮貤於極品宏等不勝哀慕之至

祭詹敬之文

嗟嗟敬之之志於忠義一何勇寧批龍鱗詩虎鬚而無恐也意欲抵　南巡之車駕而正吾　君之舉動也雖一死可哀而真若太山之重也忠非期報死非期名而遭遇

聖天子之嗣統也贈有官諭有祭孤兒有蔭而寶非常之寵也諒敬之死而不朽當有烈日爭光秋霜爭嚴百世之下聞其英聲而敬聳乎素知敬之而根未能哭敬之之塚也祭以斯文侑以辦香而姑以洩予之慟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楓山章公文

何者[illegible]學莫先於義理而[illegible]　曾存[illegible]
[illegible]以此心之無偽如赤子之純明[illegible]裏襟同符而初
終一轍言行相顧而德業可成此卿之直內在於以
敬而乾之閑邪所以存誠也惟公稟天地之淑氣華
河嶽之英靈沉潛正學探討遺經忠惟切於道義動
必合乎準繩彼狥俗之貴富與諧世之功名亂衆之
所爭趨而力奪乃公之所厭薄而羞稱其進也以引
君當道爲急而讜論忠言已著聞于筮仕其退也以
安貧守道爲樂而清風高節尤見重于公評惟操存
[illegible]涵養故樹立之堅貞左遷而出未嘗以爲辱被召

而兼來者以爲榮浙文侍之以爲元氣學者尊之以爲儀刑其夙仰山斗幸及門[illegible]覿德而心醉且淸誨之屢承辛已之秋赴召北行倚舟待教至於源更上拳拳於君德下數數于民生蓋老成之忠悃猶雅意於朝廷胡昊天之弗弔怨耆舊之殂傾昔也聞公之訃慨驚悼而無已今也過公之里益凄惻而難勝書遺孤之有立見天道之是徵[illegible]表悰於一誄庶感格於幽冥嗚呼哀哉

祭見素林公文

[illegible]呼廿一[illegible]無祿失張素翁[illegible]

[illegible]乃伐乃嵩擬翁於木乃柏乃松爲國元氣卓哉

[illegible]廉頑立懦伯夷淵龍今　上中興翁慶遭逢幡

[illegible]起召期志之同每有大議耻徇以通如彼堅金石

鍊非鎔如彼江河萬折必東一偶不合俊爲實鴻才

不盡用聲甚無窮宏受翁知誼篤初終明珠拱璧輒

有詩筒去歲之春得請明農意翁猶健康彊萬戩武

夷煙艇徧歷群峯凶訃忽聞舊約成空思翁不見有

淚霑胸炙鷄絮酒莫奠新封緘辭千里少叙哀悰翁

靈赫如或鑒愚衷嗚呼哀哉

祭松崖方公文

嗚呼與廣延南巡之暇訪我于高溪之濱憶[illegible]遺之
日久感情好之彌真偶語及於時事覺眉宇之雙顰
蓋窘情之既薄欲高蹈以全身俄飛章而謝老遷逝
棹而還閩何昊天之弗吊乃降禍于正人雖崇階之
漸陟弗及拜于恩綸嗚呼世方好進井于榴竈公寧
忤變倖之意而不欲斯民之困於貪墨人或惑觀忍
於絶裾公寧辭撫治之命不以易慈闈一日之歡娛
惟孝惟忠公實無媿行絜才優況[illegible]袞美盡棺論定
公歿已[illegible]朔茵情傷我[illegible]逝直千里[illegible]
緘辭寫哀庶慰公靈嗚呼哀哉尚饗

祭太傅韓忠定公文

嗚呼士必論其人節節莫難於保終不有狂瀾何以見中流之砥柱不有寒沍何以知晚歲之貞松惟公鍾兩間之正氣爲一代之豪雄才識敏達器度恢洪不矯以爲異不翕以爲同在諫垣則言論不阿而常存大體歷方岳則旬宣威德而茂著勳庸臺省迭進望實加隆乃掌國計獨念民窮屬世道之多變而權倖之內訌如雲蔽日如隼在墉方逞奸而煽亂且鞠膺而哀亟遂抗章而伏闕敢首犯其危鋒雖卒陷於[illegible]羣姦無愧於蒼穹遂 聖明之繼統乃鑒燭其丹

寵渥恩重沾於黃髪秩超進乎青宮壽俊有光於里社士林共仰其高蹤胡為天不遺于一老訃忽聞於九重褒卹之典既優既備易名之謚以定以忠公可謂德脩諸己而獲報之豐者矣宏於名德素所推崇慟老成之凋謝託遺響於悲風誄以斯文少露哀悰

雜著類

武廟初所見事

弘治十八年六月初五日群臣以 登極覃恩稱謝退詣東閣議 尊謚及廟號其議出內閣禮部官簿列與議者銜名閣議畢各書題字名下盖武職惟公

侯伯文職則三老先生而下有九卿斈士春坊
酒司業凡號爲堂官者以至科道之長皆在焉先
尭列聖帝謚上十六字必以孝總之至
大行皇帝乃以孝爲廟號盖舉其重者稱之不必泥
於故常也敬聞
聖母王太后傳諭內閣云自古帝王能孝親修德如
大行皇帝者恐不多得三先生須定一好謚傳之萬
世嗚呼尭舜之道莫先孝弟文王之敬孚於宮闈觀
聖母之諭則　先帝正身齊家之實德盖有人所不及
者而民無能名者表揚鴻美傳示永永豈非天斯之

公議哉初四日　上御西角門群臣先行四拜禮畢

禮部侍郎奏云上

大行皇帝尊謚議　上起立英國公張懋捧議文由

中道升階　上受之宣喚翰林院來內閣大臣升階

上遂以議文付之復致囑一二語群臣不得與聞也

內閣大臣受謚議退群臣復行四拜禮　上乃退朝

初七日上　尊謚是日免朝質明群臣入候於闕內

則內司已置冊寶案於大門　上亦候於便坐

辰刻舉案由中階而降　上步從至丹陛下乃御素

輿從行由右順門至思善門而入　上入後門即御

群臣班於橋南舊臨之所良久內贊者傳出贊禮㕘與甚速或云朝進之禮然也然中外隔遠禮儀亦未及詳示不免有少誤云

記尚書張莊簡公録示養生要語

節飲食以養其體節嗜慾定心氣午後飲食宜少不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制之夏至節嗜慾冬至禁嗜慾嗜慾四時皆損人但二至陰陽分之時尤損人耳若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怒而於道思過半矣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謹

之最老靜久自愈宏自丁未忝竊科名即病痰火重以庚戌春闈叨與試事校閱頗勞下部因病瘡久不能較且先母余夫人在家病癃亦念宏甚宏欲展省則拘於六年之例而不敢請也明年辛亥乃乞養病以歸時張公爲吏部右侍郎特蒙枉顧備述其平生多病之狀慰諭拳拳移時乃别將别以一封見贈宏視其題封則曰字扇一握手帨一條而已私心頗訝其物之太簡既而啓封則扇面備書前語乃知公之所以愛念不忘於骨肉之契也病中佩服常若聞公之教於飲食嗜慾喜怒頗又致焉自迄今[illegible]

幾三十年公所贈扇中遭多故已不存 [illegible]記録如
右見前輩愛士之心如此其至爲後生者所當取法
而不敢忘且使兒輩奉以周旋則此數言者實却疾
養生之要旨也公諱悅字時敏松江華亭人歷官至
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納政歸數年年八十餘乃
卒自言爲刑部主事時常奉使暑行渇甚見井泉欲
飲不敢但含漱數過旋即吐之公移屬稿亦瞑目端
坐但以意授之筆吏其慎疾如此宜其享有永年而
不罹於陰陽之患也公操履絶潔始終一致弘治初
與三原王公宗貫安成劉公紹和同心輔政選舉公

明前後皆不能及雖自律嚴甚而待物不苛有爲四川監司者詣公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小官携妻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之禄脫有不測則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毋以微罪而去其前程也聞者多服其言以爲得大體云其爲浙江提學深得士心凡公卿子弟即學業未精亦聽與廣場之試但列名最後而廩膳之補則不容濫與也每見後進輙教以讀書在多識嘉言善行不必徒作詩文自警編一書朝夕在手扇中所示多節取焉蓋公之學以治心養性爲本而非眩博矜妍以逐時好者也鏡川楊文懿公嘗

爲宏言其平生交友惟公及廣昌何公廷秀莆田彭公鳳儀皆出刑部盖皆一代之端人謹併識之正德十三年五月八日寓郡城雨中書

讀詩林偶書

大絃春温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此東坡聽賢師琴也吳詩僧義海謂坡詩詞氣倒山傾海然未知琴春温廉折絲聲皆然何獨琴也蔡正孫又謂聞者以海爲知音予謂此乃騶忌子對齊威王論琴之語坡特引用而少變其詞耳若直謂坡未知琴可乎盖騶忌子以春温爲君廉折爲臣絲聲中惟琴最雅故可

以此二語形容之恐非他箏篆琶阮輩之可比也其下文又曰攖之深而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豈海未嘗讀史而但據臆決遂爲此評乎

偶書

觀書當如酷吏斷獄用意深刻而後能日知其所無記書當如勇將決勝焚舟沈甑而後能月無忘其所能

讀東里集偶記

汀州讀楊文貞公集至蜀江歐陽氏族譜序蓋序考功亡事恭和歐陽哲所作譜也其中云哲又參校文忠監琮二譜有不同者其大者琮率州人捍黃巢事據史傳蓋文忠一時傳聞之誤然余考文忠集其石本所載如此而集本無之豈非集本後出已審其誤而去之歟宏因取歐文外集考之捍巢事集本石本皆有之石本見吉州府君條下集本見序中文貞一代儒家所考必精覈而於此忽之何邪二本之異處頗多石本序止見前次列譜圖次錄事迹而終之以譜例集本序頗詳而截蓋自亭侯蹄以下置譜圖之

後其衆分註云此後歷序譜中名字官爵壽數喪葬及夫人名字有事跡可紀者各隨其人紀之亦以譜例終焉其後考異者乃云不敢專以碑爲正而存集本爲後蓋因公跋昌黎盤谷序之說而以集本爲攷定者也然宏細讀二本恐石本乃文忠手定故刻之以揭示族人而集本或其初稿也蓋石本之序雖簡而其意已足况首尾完備自是成書集本之序雖詳而詞覺太多如所謂涿郡太守之夫人爲春申君女巨之夫人爲戴德女巨子遠字叔遊之夫人爲倪寬女遠子高字彥士之夫人爲孔安國女此等事文忠

已自知其可疑特姑存之則此譜似當以碑本爲正矣大抵碑版文字若山銘冢刻出於他人雖作意未有安難於追改其所竄定惟家集可以見之則當以集本爲據至於家譜之傳必商榷已定然後登石即有改竄爲之任我不妨重刻然則何必拘拘於集本之從耶尊閣信石不惟其當而惟其名此晦翁所以力辯攷驗者之非也宏淺陋安敢妄評大家之文姑書之以俟讀者決擇焉

四月十一日偶書

宋紹祖學齋佔畢云邢夷中傷田家詩最得風人之

[illegible]但云月無絲恐當作四月此說非也蓋農桑之家苦於徵科艱於衣食多先期質于富人或指箔上之絲以貿穀或指田中之穀以質銀準圖得價以應目前之急則快於心矣豈必有見絲見穀而後賣且糶之耶下文所謂醫得眼前瘡是也

偶筆

河南府夕陽亭一統志云昔晉賈充出鎮長安百僚餞送於此自旦及暮故名然後漢楊震傳載震因忤樊豐耿寶遣歸本郡行至城西夕陽亭因飲酖而卒則亭之得名非爲餞充也自漢敬已然矣　借字書

讀為子夜切而杜集所作鄭典設自施州歸一篇其中有云乃聞風土質又重田疇闢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競借則又讀為容昔切矣　柳州行路難三首皆託物諷諭之辭其一篇謂夸父逐日奔走而死於道路浄人滴飲粒食而終其天年以諷世之志大無成不若安常而守分也其次即匠石以求椽杙并群材而壞之以諷君相之於人材當愛惜養育乃能不乏其三以寒暑相推時序變易洞房熾炭忽焉為露榭風亭以諷炙手可熱者之不足恃其詞雖皆環麗奇詭而其意固如是而已恐兒輩初讀茫無歸着因書

以示之

嚴子陵

子陵傳稱光武即位光變名姓隱身不見而任延傳又稱延爲會稽都尉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會稽頗稱多士延到郡聘請高行如董子義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豈任延爲會稽光武猶未即位而光猶未變姓邪

韓文

昌黎送殷侑使回鶻首云其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末云士之不通經果不足用非遂論

也盖侑常注釋公羊傳以序屬退之故送行即道其實云爾然公羊注釋序不見集中豈李漢之所採摭未能無遺邪

讀正蒙發明

橫渠先生嘗嗜孫吳矣得中庸於范公而後知名教之樂嘗逃佛老矣得易說於程氏而後知道學之要其歸自洛又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有得則筆之蓋即正蒙等書也觀其十七篇中無非發明六經語孟之奧旨而於吾道異端之辨尤致其嚴惜今之士類以科舉妨功雖明白可玩者非關係舉業已

不掛眼况齟齬難通者又安暇致思於其間耶義理之學不明於天下其以是歟進士蘭溪童君廷試嘗著正蒙發明　卷每篇每章各爲本其出處究其指歸於先生立言之意十得七八斯亦勤矣先生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事無失吾乃沛然讀者以是求之乃知正蒙之不徒作而發明之不可無也

竇公

漢孝文時得六國魏文侯樂人竇公年一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

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扶救臣鼓琴導引撫所服餌
瞽廢視心靜又能導引宜其壽也

田縣司呈送子入監文書

鉛山縣二十八都里老張景春呈爲申明舊例以重
恩典事蒙本縣差委本役親齎手本前到先任禮部
左侍郎歷陞太子太保户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致仕費　處請照該部原行事例將應蔭一子送縣
以憑轉送施行即將手本送訖奉本官回書一紙内
開王者之政以世禄爲仁近代之恩以廕子爲重當
職誤蒙　聖簡位居三品之尊幸免官尤任歷三年

之久在舊例以應得蔭爲斯世豈敢矯情但自念崛起寒微躐躋華要隨行逐隊已難逃乘鴈之譏厚饗薄功又多冒從龍之寵若復濫叨世賞不無重取人非熟自惴量深懷慚愧故當乞之　恩已遷延于一紀而未完之卷至閱歷下諸公所見既偏未能遷就况京堂乞蔭舊皆自陳而該部申明許爲代請正欲全壮夫廉耻之風見　朝廷恩典之重彼丁之冒蔭與否部案可查而蔭之有碍與否公論具在今必勘結明白文移展轉是以詐冒見疑市道相待於蔭子視之太重太臣視之太輕使父兄有自重之心子弟

有可進之路或未必志於速化又豈肯甘受倩嫖蓋
給俸恥於請歷教官恥於求試皆先儒之明訓君子
之大節凡我士類忝備大僚頗通詩書少知禮義者
若未滿必不肯詐稱已滿子如已蔭必不肯詐稱未
蔭今乃以里老隣佑爲可信而公卿大臣爲可疑所
得幾何所損甚大此又本職所爲深慨而不能苟從
者也當蒙本官分付將書呈禀　本縣煩爲備云前
項情詞轉申刷卷衙門知會施行爲此遵依具呈須
至呈者

說類

畜鼠說

鼠之為物貪而怯者也曰鼶曰鼨曰鼩皆鼠之別名自予之舍客邸有黠鼠百輩大為吾患晝則累累然循墻而走不復持兩端之首夜之齧物有聲止而復作若將怙其奸而人鬬大釁小盎殘羮剩炙少有不密輙為所有硯墨縢膏文房所寶伺竊方咸如飲醇酎況廼穴屋而居千蹊百徑欲熏之不可欲灌之不可晨且起憤然不樂將鼠鼎務去因嘆曰天生物以利於人也生穀粟以食之生桑麻以衣之生六畜以養之鼠何為者也豈天不欲太利斯人而固以是害

之歎竊　念昔有祝鼠赴水而死者安得起斯人
而祝之耶時同舍有一儒生顧予而笑曰子何計之
踈也如子之計是投之以器執之以牛射之以千鈞
之弩也計則不善而徒怨天為惡可乎蓋天以二氣
迭運五行順施剛柔雜揉美惡不齊萬物固不能以
害人而亦不能皆利於人也況天壤之間人其形而
鼠其心者何限其桑麻而衣則人也其六畜而養則
人也其陽施陰設神出鬼沒扳援腑臟竊弄威福流
毒於四海則甚於鼠也詩刺食苗易譏竊位若是者
子能盡憤之乎子之計亦踈矣子聞之若驚因請曰

許撫安出生曰萬物之靈惟人爲最也斬蛟擾龍圈虎檻豹皆人之所能也而何患於鼠乎蘇子不云乎養猫以去鼠也子誠得一猫而養之則向之爲子患者皆將屏跡藏蹤不寒而慄然吾復告子焉凡貓必擇其類虎者鼠然後畏之不幸而獲不捕之貓則其性也仁其質也脆見鮮則趨見鼠則懼甚焉同穴而乳矣若是者又何利耶予聞之若嘗曰生之計誠善誠善然則以生之說推之天下可乎生笑曰吾知去鼠而已天下之大則鄙人何能知然嘗聞之久矣國有忠臣姦邪不與坎竄車攬轡則四海澄清當道埋

論則豺狼屏迹望威稱職則邪佞膽落有若而人則人其形而鼠其心者不至於怙姦稔毒天下可幾而理矣用是覩之去鼠去邪其事將無同乎吾既已予乃磬折謝生因叙之爲去鼠說云

牧說贈同年作縣

進士某君爲某縣令將行宏葦追而送之驪駒在門因酒而告之曰君知馬之所以引重致遠而利天下乎牧者之責也夫馬必居之得其所馭之得其要飲食之得其時駕稅之得其節攻治之得其方孳息之得其利無以居之則逸無以馭之則不可制無以食

飲之則力不足無以駕税之則勞而疲無以攻治之則惡無以孳息之則耗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牧民矣乎雖然此一馬之說也吾將語君以衆馬之說有乘馬有皂焉有繫焉有廐焉有校焉其馬愈衆其牧之責愈重也然而其道則無異乎一馬之說也是故物而居之存乎皂棧操縱而緩急馭之存乎轡策時其飢渴以食飲之而盡其材存乎芻秣節之而不竭其力存乎駕税化駑為良存乎攻特因害而防之以蕃其生存乎禁原蘩然後馬良且蕃隨所用而無不得今夫牧民者能以小喻大而取則焉域内民而不

察其職不遲其心若皂棧文居立綱紀嚴禁飭役奸民黠胥常在伸縮進退之中若轡策之馭因所利而利之若食飲之齊均徭省賦而不盡其財與力若駕稅之節平政理訟懲詐增累者必刑若蹄齧之攻除弊政去蠹右若原蠶之禁庶乎牧民之善矣詩曰思無邪斯馬斯徂又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無邪則正也塞淵則誠也斯有牧人牧馬之本乎噫邪政莫急於馬邪本莫先於民吉行毛而須之師行物而須之馬不可忽也乎居以守有事以攻民不可忽也今有吏於是馬而為之牧之者馬弗良且蕃則其責有在

奚說愛

禾豕之良民而牧之手以某君之才之學於牧一邑也何有由此益盡其心則由邑而郡而藩臬而公卿其所牧將愈重則其爲利不亦愈博哉予於君爲同年有責善之道故說牧以申贈云

友梅說

君子之修德立心必資于學而學之講明又未有不資於友者氣味之相投習尚之相染規觀之相切劘其爲益也大矣然擇之弗慎則無益而有損故曰芝蘭異其於鮑肆蓮藨異其於塗泥昔聖賢托諸物類以斷

益乎人人之深意也而君子之好修者佩必芳草橡必嘉木又嘗以人視物而不苟於所擇若橘之於靈均也菊之於靖節也蓮之於茂叔也締交契合相視莫逆遂以有聞於千古然則取友必端得非吾人脩德之身之要道耶祁門仰廷玉氏嘗問學於其舅父西山謝先生先生曰人莫貴於有恒行莫先於孝友而兄弟三人皆我之自出盍亦各保真心久而不渝如所謂歲寒之友乎盖世以松與竹與梅爲歲寒三友故也廷玉行最幼於是遂以友梅自命顧名思義恒欲不忝於渭陽之教間乃即予而問其詳焉夫梅

之為物獨立霜雪之餘迥出風塵之表標格孤高風韻雅潔與幽人逸士為宜自古迄今見諸題詠者甚富而林逋則其尤著者也然逋以稱重于時亦惟其隱居尚志與世俗之所好不同是以其德無愧于梅而譽亦隨之豈徒尋芳索笑玩物以竊名耶西山於是玉固以古人望之欲其德之修者無愧于梅耳蓋吾儕性稟之善本無異於古之賢哲特以其受變于俗廾以汙下自居則或仕或隱與世浮沉不能卓然自立以取重於天下苟視梅如友資其高潔以求麗澤之益將俗焉可醫過焉可寡行焉可修由是而進

於古人亦何難也君子紀孫與其二兄友愛甚篤無忝於歲寒之盟予頃聽其言論必曰西山西山蓋亦所謂凱風寒泉之思寔鍾厥心者故縉紳大夫晁廷玉多敬愛之足以驗友悔之益矣然公尚友之志不可以自足也廷玉盍因予說而益勉之

題跋類

跋李恒齋遺教後

頃者平軒李君由陝西大參進浙江布政使不數月其弟舫齋君又以山東憲副進福建按察使越在外服[illegible]使[illegible]爲之長其員僅若干內之臺省[illegible]僚[illegible][illegible]

以補鄉郡祭且重矣而李君昆仲一時並進何其盛也方其時舫齋使至得其尊翁恒齋先生遺教讀之三復嘆息宜其能致今日之盛盖流俗之見大都慕爲貴人而不慕爲好人先生於二君髫稚時已以好人勉之非所見超邁能然哉而二君奉遺訓周旋不墜其敗歷華要固非徒以資深而序進也

題少宰孫公志同所集晦翁書後

少宰九峯孫翁集晦菴先生書爲六巨帙凡人間之所傳刻者略備於此矣先生之手澤夫人知寶而藏之然未有如是富者可以見公尊賢好古用心之篤

也集省於與造物游而終之以出師一表編次後先

[illegible]行意謂觀者因其迹而求其心則所詣不一然德

者可於點點畫畫之間而得之矣

跋晦菴先生墨蹟後

晦菴先生嘗因程子作字甚敬之說銘諸座右又嘗

取古詩依其聲之平側而擬之則於字畫詩句望若

世人鹵莽滅裂而爲之者哉然其學主於爲己歸於

求心而非有爭妍鬪靡之意故其形於歌詠則沖澹

和平況諸翰簡則蕭散閒逸非流俗所敢望而入之

續後監故不專在于言語文字之間也宜與必可望

豫軒趙公示予此卷乃先生所和南軒張子城南諸詩意必先生游衡湘時所作世傳先生雅好佳山水所至聞有勝處雖迂途數十里必往游焉故其所遊過予鄉邑也於紫溪石井章岩皆有詩載諸集中具可考見恨予生晚不得操几杖執筆硯從先生遊覽名勝以快平生之願然謹觀手澤恍如聆謦欬而覩儀刑亦何幸哉因端拜稽首書于卷末庶幾託以傳諸不朽云

跋黄堂懇留卷後

方伯安成伍公[illegible]以[illegible]致仕而去郡人士相與

掾公治郡實蹟凡爲十一題寓圖賦詩以贈公行此卷題曰崇堂懋蹟是也蓋公在郡日久其德之入人也深故人愛之也至知之也詳而言之也切使其无德以及人則將有苦其留幸其去者又豈能致其歌舞耶其素知公之賢可與古循吏埒然不能盡知其某事某事爲可法也今披閱諸作廣所未聞可以備纂錄之缺豈非一快事哉天下列郡多矣誠得如公者輩錯布其間則其民皆頌歌舞之未必出廣人下也然如公者亦鮮公予朝信其同年友也敏而勤和而介廉明而不苛爲人大率類公茲擢寧波其將繼

題跋宸翰録後

安成王君磷築祠于家祀其始祖宋直閣廬溪先生録乾道中所得孝宗制命一通藏諸祠舍復集其從祖叅政諱芳孫從父監察御史諱讓兵部主事諱高乃父寧陵令諱孟常宣德正統間所受誥勅通為一帙題之曰宸翰録盖廬溪之王自先生始著而叅政以下實其嫡派此録所由作也磷之子和游太學間示余求題余竊高先生之節槩而喜其嗣世之盛不能無慨焉者按傳記先生登第任政和八年初授

功郎調茶陵丞以十月不合去隱溫溪作詩送以志
簡公在紹興十二年秦檜憾忠簡不已附嗾諫官羅
汝楫劾其飾非橫議自威武軍簽判再竄新州故詩
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之句流辰州
在紹興十八年六月以邑人歐陽某告詩謗訕忤檜
時年已七十矣又歷七年爲紹興二十五年檜死始
得自便除國子監簿在孝宗即位初尋以老求去主
管台州崇道觀再召在乾道六年踰年至特受左宣
教郎直敷文閣仍予祠祿時年九十有二明年春遂
卒[illegible]所謂少而力學長而有聞及考忠簡所廣

[illegible]不移顏氏樂一生無愧伯夷雖萬牛回

[illegible]頹砥柱大厦將顛要力持之句則先生恬退之行

剛直之操為世推重久矣而瑾不能及其未老薦之

於朝乃以微言得罪擯棄遠州雖晚年見録亦在散

地不能究其所用固可為世道深慨也夫逆瑾扶虜

自重致位宰輔賢士正人竄逐殆盡瀕死猶進爵為

王自一時視之人定似能勝天不知天之所以報善

與惡久而後定身歿之日無以異於若敖氏之鬼矣

如忠簡及先生之子孫愈久益昌今國朝胡文穆公

為內相掌幾務而王氏則大參以下御史至憲副主

事至方伯寧陵之外爲副郎者一爲州守者一爲縣令者五爲學職者二褒勅之寵上暉映於日月冠冕之華下賁飾於桑梓何其盛哉今磷能葺祠割産歲時盡追遠之誠而和承嚴訓駸駸光榮又將上繼前人緒是皆先生積善之餘慶也因拜手恭題宸翰之後後之觀者知慶澤所自其必以節槩自勵而無怠云

題王憲副與時甲辰所得廷試策題後

右策題一道乃

憲宗純皇帝成化甲辰臨軒試士所賜問也其中立

志責任求賢三言取諸宋儒程子之說君天下之道信莫有先於此者矣我皇明求賢之典以進士科為第一塗士由此進者漢之公卿唐之省寺宋之两府皆可坐致而具事功之成就又係於所遇之時此則在乎上之人立志責任何如耳然必在我所養有賢之實誠足以應上之求副上之任而後遭時致主有以見諸事業不然則雖積日累資躋華躐要徒以浮沉取容而負乘覆餗之譏可終免乎憲副安成王君與時盖是科進士也以此裝潢為卷持以示宏俾題其後嗚呼世之李士大

大類以科第爲進取之階迨其既顯則惟汲汲然營利之計視其平生所學若魚兔筌蹄而不復留念者多矣憲副知寳此卷如烏號之弓則追憶先朝賜對之榮豈不欲圖報於今日窮居待問之切豈不能力踐其所言由此長岳牧進臺省卓然樹立其必有可觀者乎宏與憲副同領成化癸卯鄉薦後三年丁未亦忝甲科皆 憲廟時所録士也頋相與勗之

跋監察御史李叜所藏弘治乙丑科廷試制

題

孝宗皇帝在位十有八年九臨軒策士者六 此則

[illegible]精所賜策問也叔世視策士類若虛文未
然有詳擬之實惟我
敬皇帝稟仁聖之資廓覆載之度其於人材實欲翕
受敷施以共圖天下之治聖問所謂治道治法雖詞
臣視草而亦仰體淵衷庶幾得識治之士而用之耳
蓋其清閒之燕防檢甚嚴嘗諭中官之近侍者曰帝
王之身必自加管束而後可以無過非他人所能與
及其臨御既久益明習國家事數召大臣咨諏時弊
方欲以漸行罷不急罷歛上賓其功未竟
今上嗣極之詔皆先志也然則為治之道與法實有

聯□至□豈以廣求士者可同日而語哉臣恭御
□臣二人忝預進士也以此紙示臣臣仰荷□□於斯
□近擬論哀感奚啻烏號之乎謹稽首恭題其末御
史幸相與勉脩職業以圖報稱於萬一云

恭題刑部右侍郎何鑑所奉

孝廟勅書録本

孝宗敬皇帝十三年夏五月遣刑部右侍郎臣何鑑
往訊周藩獄情而此其敕也故事凡臣下所領璽書
事竣輙使則進繳臣鑑遭遇　先帝荷簡任之恩奉
綸音越畫欲子孫萬世如見乃具録如右以示臣宏

律議擬要卷臣觀於易之賁其象曰山下有火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蓋以天下之政莫有重於獄者也聽之者明不及遠則枉者莫究脫者肆惡而其害不可勝言矣先帝好生之德欽恤之心同符大舜雖編氓賤隸不忍使有寃抑而況宗室之懿親乎故茲互訐之獄詔河南守臣訊之及不能結臣鑑乃奉命即訊勑末數語申戒飾之意蓋拳拳焉臣鑑仰體聖心必中必正處當列上各得其情由是大獄遂决而群議帖然其在易之旅所謂火在山上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者歟於是見以見當宁知人之明

役之當也此者　先帝念天下久安而民數窺遲延朝之際召輔臣至榻下諭之欲遣使分行撿括所司言荆襄地重務流遁非重臣撫視不可而臣鑑復被簡命以行嗚呼鼎湖之馭未遠而號弓之痛方殷臣鑑所以追感疇昔而圖報方來宜如是拳拳而不容已也

題王水部所藏歐陽文忠公遺墨後

歐公以古文方駕昌黎所謂能自樹立不與世浮沉者也字畫世以爲童學耳而公晚更留意即南畫片[illegible]之[illegible]見[illegible]幅楮之佳亦不忍虛度浪費蓋[illegible]恭之

論交會郡孝都信類皆有所爲而爲之觀水部王君泰甲所藏數帖其用筆結體往往出規入矩則世俗之苟簡豈不誠可嘆哉公嘗曰書之傳者兼取其人也其人賢其傳乃久則公之所自處固又有在矣

跋朱希召所藏睢陽五老圖臨本

姑蘇朱君懋化之先有爲兵部郎中諱貫者實睢陽會中第四人故五老圖小像初本至今藏朱氏曩予欲從懋化之先學士[illegible][illegible]借觀而未暇也懋化兹自貴州奉表朝正道出吾信以此卷見示乃其郎之吏周舜卿用初本臨之其精神風度懋化以爲逼真

[illegible]宋至國初諸名公題跋皆未備獨我鮑宿先生每以添注焉其所稱鄉貢士則懋化之尊翁憲副公天賓也懋化既令舜卿作臨本偶從舊篋敗楮中又得此蹟不勝喜幸因附像後嗚呼雎陽之會以祁公倡之故百世之下欣慕而景仰者不衰然非兵部公之後世世有人則其茲圖未必能久傳如此文獻亦何從而徵然則懋化此舉可以備稽廣流布如書之副墨又豈可少也

題彭氏族譜後

蘇氏譜牒法立則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

義既盡朝廷之本豈有不固又謂求忠臣者必於孝
子之門蓋其事理相須實有[illegible]出之義然能知
此義者亦鮮矣太子少保右都御史蘭州彭若濟物
以其所脩族譜示予述祖德叙宗親斷自可知燦然
明備而所以重本源崇愛敬者固於是乎在仁人孝
子之用心也君劇歷中外憂國如家卓然以忠義自
勵實自一念之孝擴而充之故隨所付託必有成績
頃受詔督軍河南不數月遂奏平賊之功獻俘還[illegible]
復有川陝總制之命捍患救民朝廷方倚重焉亦[illegible]
[illegible]物之志得以大彭氏之[illegible]而有光於茲譜也[illegible]

昔人之論其固有以哉其固有以哉

跋少司空沈公所藏山谷真蹟後

予嘗慕涪翁書在京師時見一二卷皆臨摹舊本頃
避暑入荊溪寓居予莊司空沈公見訪語次顧從者
向舟中持此卷見示蓋翁所書坡老後赤壁也古昔
盛時君子以同道為朋不惟勳業節槩欲共濟而相
益至於詞翰之末亦類以韻格相高議論下上未嘗
不盡其有所推遜則又與人為善若已有之之心非
苟為譏悅而已也觀翁之書此賦可知矣翁老寓荆
州也嘗為寺僧書塔記部使者環觀揮筆面請備名

殆亦嘗得然則此賦之書又豈徒以其文耶司空公嘗愛此卷如拱璧故再行亦携以自隨予閒觀注之神知愛翁書而不釋公皷枕於朝波浩漾之間安得而不慮乎

題四府嚴公所繪廣信地理圖

信之境東抵浙南抵閩其北與西接饒撫二郡山之大者若懷玉鵝湖龍虎皆有聞於天下水貫其中清澈湍駛朱文公所謂高溪也數百里間山川陀塞錯不可以悉繪然槩于茲圖已得其涯畧矣先是信俗醇朴號稱善地頃緣盜起郡封愚民習見刼奪漸濡

洏濔風俗於是乎始壞故去歲吾鉛三叛孽洶洶形
情頗致大變至厪當道諸公疏請調兵以討捕之盡
踰年而後定茲圖則繪於用兵之時實我東萊嚴公
之所指畫而裁訂者也公自始事迄于罷兵設謀効
力勞苦萬狀謗毀叢集而名亦隨之故二歲之間三
膺勞典多獲重語比者巡按屠公之褒公也有云秉
公勤以施幹濟且達刑名經委任而涉艱難克有成
績蓋亦及于斯事聞者以其言為切當而猶有遺美
焉[illegible]萬變底定民生小安以治於既亂保於未危
[illegible]中境土復為善地又不能無望于公公暇日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諒亦不能無槩于中也盖天下之患常始
于[illegible][illegible]其微而遏之則易待其著而圖之則難易于
[illegible][illegible]積豕兩致意焉豈非爲治者之所當鑒乎宏之
德公則所謂江上丈人誓當沒齒而不能忘者間因
公示此圖而追思往事竊有所感故漫及之公深於
易者不知以爲然乎否也

跋楓林先生傳後

大叅鄭君立之慨其高王父楓林先生之志不獲大
行且其行不顯聞來裔也偶見素予爲之傳予因悉
先生之爲人而喜談樂道不能已焉於乎求先生於

叔季可多得耶古所謂君子者必卓然樹立不與世浮沉暇不寒餓瘁抑以爲分內甘心焉而弗悔先生之士行皭然若是非所謂古之君子耶玆豈叔季可多得耶世豈無長鬚富都智巧便佞善諧俗取寵以傾動一時者然運去勢移聲銷燄滅筆誅口伐之士亦得肆其公議而弗之貸於乎一世甚短萬世甚長寧爲我而不屑爲彼如先生其諸所學之異乎人歟先生有家訓二十四則見其所學之涯畧大叅君奉敦獨游好修自重士論歸之其不獲大行者大叅君[illegible]將持盈泰取之矣

題雲鳳所藏二卷及地理釋疑

凡遂作必性能而好乃工予既非能者又不甚好欲其工難矣是卷諸作工獨予贈雲鳳諸詩甚可笑而雲鳳乃不能掩其效颦之醜欲揭而出之豈愛我者抑甚愳甚愧雲鳳喜文事重交誼忠厚廣大故於人之筆札皆収録無遺如此即是推之他日大用於竹頭木屑肯輒棄乎逆濠之亂予有數札達隣境諸公多及兵事已置禍福於度外倥偬中率無稿其東雲鳳者賴是猶存而予之朴忠因得不泯亦幸矣青烏之學士大夫皆喜談之然鮮有中其肯綮者胡楊諸

雲鳳所著地理釋疑能徧引諸家要語而以已言折衷之可謂精矣予雅好山水恨無由躡謝公之屐與雲鳳歷覽名勝以驗前術也

跋知稼黄公告

此宋紹興戊午狀元知稼黄公授僉判時所得告也公之十世孫汝行持以見示考其年爲登第後四年壬戌至是幾四百年公官止考功郎中志稱公被召入對乞總權綱厚風俗上嘉納之時秦檜方主和議挾金虜之勢以迫脇高宗異己者輒見擯斥公所論得非憤檜之奸而慮鼠之爲虎抑公以是忤檜故不

大用然其後益遠益盛入國朝以仕爲翰林爲臺諫爲大行人爲憲副憲僉爲郡守縣令爲邑博士者十有七人其領薦而待用者又三人若汝行博雅温厚無疑遠到則公雖屈於一時未足恨也彼奸者檜歟弄威福氣燄赫然豈不快甚然未死已絕至取他人之孽子以爲後天於忠佞之報何其明邪告中前後具檜名銜予因有感故及之

書陳方伯子鍫楊溪書屋後

錫山陳君鍫結屋于里之楊溪而學焉暇則往來溪上楔不以自娛頃年侍其尊翁方伯先生來遊留鄉

意未嘗不在楊溪也間命畫史圖楊溪之景而徵來求予言以發之夫陳君之樂斯溪豈徒以水木之清華雲物之晃漾爲足以娛其目耶豈徒以滂人之擊汰漁父之鳴榔爲足以娛其耳耶其殆有慕乎孔子之在川孟子之觀瀾而將因水以聞道乎彼如斯之歎有本之取皆謂道體無窮而欲吾人體道者自強而不息也至程子之論則又謂其要在於謹獨驟而觀之謹獨亦何與於水哉蓋不能謹獨則欲肆理微而不息之機或幾乎息矣惟於獨而謹焉一幾之萌必[illegible]察敬行不影[illegible]寢不衾愧又豈毫髮之間斷耶

[illegible]之謂[illegible]夫是之謂體道夫是之謂學夫是之謂述
謂孔孟之統陳君其有取於是乎君之鄉先輩一系
鄉人盍得之於水而其學之爲淵源者也君試以[illegible]
言質之

引類

詞林會別詩引

甯菴吳先生所學甚正以直諒多聞爲朋儕所推讓
義苟不可雖利害在前未嘗少動人或不當其意[illegible]
事行親交未嘗苟同也其以史事自南都召入[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逆瑾專政欲牢籠天下豪俊聲生勢張日益以滋

士大夫未能無旦夕身家之慮往往遜言求免
禍爲李甯菴自負骯髒不爲貶徇且從而詬折
聞而御之思中以法其黨乃相與造爲不根之謗正
德戊辰會諸司奉職入覲吏部黜當黜者以請瑾國
矯詔罷甯菴及一御史朝之大夫士相顧駭愕莫知
其故然無敢爲之訟屈者甯菴旣歸宜與吾儕合并
遊際每道論故舊則低徊太息者久之未知後會何
[illegible]五年庚午瑾敗聖政更新甯菴遂復召用明
[illegible]南京禮部侍郎明年壬申奉表來賀
[illegible]者屈指計日喜晤語之有期髃至

[illegible]務多矣以次醵會不醉無歸游徵之[illegible]者此者開老戒菴靳先生首倡一詩開[illegible]和之不數日忽成一卷夫伐木之什太平業[illegible]論以友道之相須至於形忘意契有若異姓而同產者諸君之於靳菴未見則思之而不能忘既見則樂之而不能已倡予和汝以洩其感慨之念亦人情之常有不足異者矣而宏於是則竊有所感焉方寓菴被謗而歸憂世者浩然無稅駕之所實有不遑假寐焉者豈獨爲一人一事惜哉靳而不曰開明邪不游心[illegible]間來於陽復之後彙征於交泰縱初熙風不動

以大恩治之欲則今茲之會又非獨爲一人一事者也况皆正消暫榮而即釋嫉邪者始否而終亨以衆卷之進退觀之則人之自立不可不慎能不重有所感于寧菴雅尚退遜爲學士即求南署文墨樂[illegible]官惟北轅之是恐也然

聖天子側席正人而尤拳拳舊學則其羽儀于本朝哉終不可辭避而吾儕之別思漸當釋然矣詩亂者[illegible]者自我菴之外皆同年繼有作者少師西涯李公[illegible][illegible]揚公少保[illegible]齋梁公邃菴楊公皆與寧菴

[illegible]說

故鄉黃菊[illegible]廿日之將晡予與從弟鄉進士來小集萬蒼亭祠堂之前而館賓周聰敬之與焉時雨初霽晚色澄鮮意侍御[illegible]君夫盞必散道而歸矣使人邀之欲藉是以叙離懷而破孤寂也君初辭不赴予謂焉來弟曰君之[illegible][illegible]軒先生亦以今茲初度君必有家集宜不能來予欲[illegible]君賀而僕夫已散亦不能去乃復使人强君君遂携酒殽來助彼此酬酢主客兩忘予方追憶先侍郎府君盡强飲以自寛耳因歎尊翁之福與[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可及君作而拱曰恭承[illegible]

歌駟牡之詩不能無介然于懷今茲良會亦示可得得一言寓歸爲壽以紓望雲之思豈非人子之幸耶予與君世有姻連先伯母貞節孺人實君之姑而予在群從中最鍾愛兒時數從至君家群聚嬉戲誠無異同隊之魚乎豈遭逢幸與君同朝于此蓋皆前人之餘慶也通家助喜百世同之祝頌奚可辭爰與周君及宋弟[illegible][illegible]得一章成君之志君之寮友聞而和之璧聯珠貫忽成巨軸予題其端曰雲會椿年引以數語見詩之所由作翁方七十有二精力甚強[illegible]曲是至於期頤未艾也予尚能屢屢爲

[illegible]與兆耳

賀大司徒梅軒蔣君聯句引

南京戶部尚書梅軒蔣公乃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敬所先生伯氏成化丁未與少傅公同登甲科出補縣令入爲臺察擢郡守副方岳旋以都憲領総撫之寄乃晉佐民部陟大司徒其器宇温和如玉其操存確乎如金劇歷中外恪修職業所至譽望藹蔚人不能瑕疵一言義與少傅公同志協德聯輝競爽古所謂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駿之於今爲盛信乎公惟自留都亟疏請老少傅公舜

[illegible]為達于 上遂得俞旨且褒以璽書聽乘傳
歸州府命有司月繼廩粟歲供夫役優老之恩出於
尋常非公之所存所立終始不渝烏能來譽以享茲
盛福耶必師石齋楊公素知公昆季而少保礪菴毛
公及宏又忝同榜於公之得請而休也實深賛喜且
皆少傅公同官因聯句以為公賀情之所至少傅公
亦不能已於言焉是日視草之餘晝漏僅數刻得詩
四首將寄納公裝石翁因屬宏述其故夫少而學壯
而仕老而歸為士君子出處之常道也然晚節末路
[illegible]或則所謂鐘鳴漏盡夜行不休者往往

[illegible][illegible]著于世事業盛大烜赫而遲回顧戀不保厥終竟貽孤兼燕袖之誚者此蕭何之所以不如張良而顏魯公之所以來致堂之議也公茲歸完名全美綽有餘裕固宜有以賀之聯句之作殆不徒區區爲交游之好公歸當署簟冬罏閑適無營之際取而觀之其亦當欣然而自賀乎

歸囊珍贈引

余生之先有仕宋至太師謚忠惠者在慈溪爲世族生挾相人術客京師[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迎兆驗不驗予不能知也然王公大人[illegible][illegible]可生生必有以取之也[illegible]

最後及予門其言予顯晦通塞驗不驗予不能信焉然見生好禮敦義非營營於懸衡非津津於貴貨而又非矜以誇衆衒以誣人者乃意諸公之可生殆以是也生將歸已諏吉日往干王公大人爲詩若歌珍視之而納諸其囊來告曰錦覩世之人挾方技而遊于王公大人者槩有利焉得錢若帛銖積而纍椓之將歸以爲求田問舍之計耳錦自分胥法不可易其[illegible]食以終其身而無所復覬焉獨未能忘意於名以[illegible]者有所託固可千萬年而不朽也故茲汲汲而來[illegible]於公公乖里驥也而[illegible]託附青於錦惜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服承承姑諾之而未暇作生生是以謝

[illegible][illegible]康與慧肼得予言不肯發蓋有不容拒者既而

[illegible]書寂寥精於形法而泯然無所聞者蓋多矣惟內

[illegible]賴服以左氏而傳姑布子卿唐舉許負以司馬氏

而傳袁天綱乙弗弘禮張景藏梁金鳳以宋氏而傳

生之汲汲於名亦有志於自立而知所擇焉可重也

遂書此畀之不知於生之業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否耶雖然諸

公之作猶珠焉誠冣珍也得吾說而貫之可[illegible]舉取

把玩矣

付以入帝城附清光爲至榮然拂曙揭揭晨無甘寢
窮日僕僕衣盡緇塵憊極而感必有韁鎖柴柵之厭
於是時也挾賓從走郊坰偷一適於觴詠須臾之間
亦足以爲快矣而況奉使乎脫　朝籍遵塗脂車秉
流鼓枻括囊遠景徜徉大觀其爲拘縶勞適萬萬不
侔自恒情處之史君之遊江湖豈不誠壯矣哉雖然
徼西北之寂居無以寧海宇徼東南之歲漕無以給
京師脫河流稍梗網運愆期上自尊官下延斗食皆
凜凜乎其可懼天下之命實於焉繫乎寄焉法久而
玩弊叢蘖也極矣史君朝夕圖慮肯寧居乎先天下

之憂而憂者述君子視江湖猶廟廊也史君行贈言
滿卷歲歲江湖壯遊題之君顧謂宏曰予於同年亦
徒四韻而已乎乃復爲之引